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西班牙等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2)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阿拉比	乔伊斯 (1)
卖火柴的小女孩	安徒生 (9)
葬仪	斯特林堡 (13)
舞会的精灵	基兰德 (21)
骏马雅洛	艾伦伯 (28)
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	迈耶尔 (40)
永生	肖洛姆·阿莱汉姆 (76)
阿维·阿斯平纳尔的闹钟	劳 森 (103)

阿 拉 比

乔伊斯

北里契蒙德街一端是堵死的，很少有行人车辆来往，因此，除了在基督教兄弟会学校放学的那一会儿以外，整条街上成天都是怪幽静的。街底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二层楼空屋，周围有一块方形空地和左邻右舍隔开。这条街上其它各幢房屋，好像被住户的正派作风所感染，也都变得很正经、板着冷冰冰的面孔互相凝望着。

我们所要描述的这座房屋，以前的房客是个神父，他在屋后部客堂里死去。所有的房间因为长期关闭，都弥漫着一股霉臭的气味。而厨房后面那间堆放废物的房间里更是满地狼藉，布满了没有用的旧报纸。我在其中发现几本平装书，纸张都卷曲而潮湿了，其中有瓦尔特·史各脱的《修道院院长》、《虔诚的领圣餐者》、《维克多回忆录》。我最喜欢最后一本书，因为它的书页都发黄了。屋后那片荒芜的花园中央有一株苹果树和几株散散落落的灌木，我在其中一株灌木下发现了那个已去世的房客的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这人曾经是一个慈善为怀的教士，他立了遗嘱把所有的钱财都捐献给各慈善机构，仅把住屋里的一套家具遗留给他的胞妹。

冬季来临，白日变得越来越短，我们还没有吃完晚饭，天色就已经昏暗下来了。当我们在街道上会合时，各座房屋

都已经是黑影憧憧了。须臾街灯亮了，头顶上的天空呈现出变幻不定的紫罗兰色，微弱的灯光和紫色的天空融成一片。空气寒冷砭骨，我们玩啊玩啊，直到身体发热还不罢休。我们的喊声在静谧的街道上发出回响，我们游戏，在屋后阴暗泥泞的小巷里奔来奔去，受到屋旁野蛮部落^①的夹道鞭笞，跑到昏暗的湿淋淋的花园后门，闻到那儿的灰坑里发出的各种气味，跑到阴暗的发出臭味的马厩，只见马车夫在那里梳理着马匹的毛，使弯曲的挽具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乐音。我们回到街上时，厨房窗口射出的灯光已经把一片片的空地照得明晃晃的了。我们要是看见我叔父在拐角上出现，就藏到阴影里，直到看见他进了屋，诸事平安顺遂，才重新到亮处游玩。要是曼根的姐姐走到门前台阶喊她弟弟回家吃茶点，我们就从藏身的阴暗处窥视她向街的两头张望。我们等待着，看她究竟是继续留在门口，还是进屋去，如果她继续留在门口，我们只好从阴暗的角落出来，无可奈何地走到曼根家的台阶前面。她站在那儿等待我们，半开的门扉里射出的光线把她的身影照得清清楚楚。她的兄弟总要逗弄她一番，才肯听她的话回家。这时，我就站在围栏的旁边，观看她的衣服随着身体的摆动晃来晃去，她的发绺向两边甩动。

每天早晨，我躺在前客堂的地板上观察着她家的屋门。我把百叶窗拉下，只离开窗棂一英寸，这样我向外张望就不至于被人发现。每当她从屋里出来走到台阶上的时候，我的心直扑通，就像要跳出胸膛似地。我跑到门厅里，一把抓住课本，立即跟踪她潜行。我总是和她保持同样速度，让她棕色的身影始终留在我眼帘里。等到快要分路了，我才加快步伐抢前几步，打她身旁经过。每天早晨这场戏都要重演一

遍。除了偶然打个照面，说句把话以外，我从来没有和她交谈过，然而她的名字却有莫大的魔力，能使我这个傻小子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

甚至在最不适合浪漫情调的地方，她的形影也在伴随着我。星期六晚上，我婶婶上市场，我也得陪着去帮她拎购买的东西。我们在灯火通明的街道上走过，醉汉们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妇女们拉开嗓门讨价还价，小工们一边干活一边骂骂咧咧，店员们守在盛猪下颏的大桶旁边，像牧师祈祷般尖声怪气地叫卖，街头歌唱家带着鼻音哼唱着关于奥道诺凡·罗莎的流行歌曲或是描写祖国动乱和灾难的民歌小调。我们在这片嘈杂声中挤挤碰碰地走过。这些嘈杂声在我的脑海里汇合成一股执着的追求生活的呼声。我想象自己正捧着圣餐杯在一群罪人当中安全地通过。她的名字不时地进到我嘴唇上来，我喃喃地念着一些我自个儿也不懂的奇怪的祈祷文和颂词。我的眼睛里经常充满泪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时不时有一股感情的激流从我的内心里涌出来，充满了我的胸膛。我很少想到将来会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是否会和她交谈，也不知道如果交谈的话，又该怎样表白清楚我对她的恋慕之情。然而我的身体就像一架竖琴，她的言谈举止就像拨弄琴弦的纤手。

一天晚上，我走到那个神父曾在里面咽气的那间后客堂里去。那是个天色昏黑、淫雨霏霏的夜晚，屋子里悄无声息。我透过一块破玻璃听见雨脚如注地打在地面上，犹如许多水制的针不断地在湿润的褥垫上轻轻地刺着。我凭窗俯视，只见远远一盏路灯和透出灯光的窗户朦朦胧胧似隐似现。我感谢上苍使我只能看到这一点东西。我的各种感觉

好像都想隐蔽起来。我蓦然意识到，这些感觉即将从我身边滑走，连忙紧紧合掌直到双手发颤，一边喃喃地多次念叨着：“啊，爱情！啊，爱情！”

终于，她对我讲话了。她第一次和我攀谈时，我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她问我是否打算到阿拉比去。我记不清当时回答的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她说，那儿将有一次热闹的集市，要是她能去的话，该多美啊。

“你为什么不能去呢？”我问她。

她边说话，边把手腕上的一只银镯转来转去。她去不成，她说，因为她求学的那座修道院那个星期正好要静修。——她的兄弟和另外两个男孩正好在为帽子干仗，只有我一个人单独站在围栏旁边。她握住一根栏杆的尖端，俯首瞅着我。对门那盏灯恰巧照在她粉颈的柔和曲线上，照到她覆在颈项的头发上，照到她扶住栏杆的纤手上。灯光还照到她衣裳的一侧，她悠闲地站在那儿，裙子下面露出的衬裙的白色边缘也恰好被灯光照亮。

“你运气好，能够去。”她说。

“我要是能去的话，”我说，“我准给你捎件东西来。”

打那天晚上之后，我白天黑夜尽在做一些傻事，弄得神魂颠倒！这几天特别冗长乏味，我恨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我无心上课，心里老是发毛。无论是夜晚在寝室里，还是白天在课堂上，每当我硬着头皮拿起课本念上几行，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她的倩影。每当我的心静下来，“阿拉比”这几个字就向我召唤，像东方的妖术一样使我着迷。我向学校请假，打算在星期六夜晚到那个集市去。我的婶婶颇为诧异，担心我会去参加什么共济会的活动。老师上课提问，我

总答不上来。我窥视老师的脸色，只见他的神情由和蔼变得严厉了。他希望我别走上游手好闲荒废学业的路子。我心猿意马，注意力分散，因为不能称心如愿而觉得度日如年，感到生活枯燥乏味，如同单调的游戏一样惹人憎厌。

星期六早晨，我一再提醒我叔叔，说我想在当晚到阿拉比集市上去。他正手忙脚乱地在衣帽架旁寻找帽刷，听到我的请求，只简短地应了一声：

“唔，孩子，我知道了。”

由于他在门厅里，我无法走进前客堂趴下来向窗外窥望，只得闷闷不乐地走出屋子，慢吞吞地向学校走去。一路上冷风刺骨，我预感到有点儿不妙。

我回家吃晚饭时，叔叔还没有回来。时间还早。我坐在那儿对着时钟发了一会儿愣。钟摆一个劲儿地滴答作响，开始使我烦躁起来，于是我走出房间上楼去。我在那几个寒冷、空寂、阴暗的房间里如鱼得水，哼哼唱唱，进进出出。我从前窗望出去，看见伙伴们正在下面街道上游玩。他们的喊声从远处传来变得微弱了，听不清楚。我将前额贴在凉丝丝的玻璃上，瞅着街对面她住的那幢阴暗的房屋。我看不出别的东西，只看见我的想象力所描绘出的那个穿棕色服装的情影，灯光照在她粉颈的柔和曲线上，照在她搁在栏杆上的纤手上，和衣服下边露出的衬裙边缘上。

我重新下楼，发现默塞尔太太坐在壁炉前。这位太太嘴碎，爱饶舌，为了某种虔诚的目的收集旧邮票。她在喝茶时喋喋不休地拉呱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听。这顿饭延长到一个多小时，我的叔父还没有回来。默塞尔太太站起来告辞了，她抱歉地说不能再等了，8点已过，她不能在外面待得

太晚，因为夜间空气有害于健康。她走了以后，我攥紧拳头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的婶婶说：

“我有点儿害怕，看在主的份上，今夜你就别到集市上去吧。”

9点钟我听见叔父的钥匙在客厅的门销上咔嗒一响。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听见他将沉甸甸的大衣挂在衣帽架上，衣帽架摇晃了一下。我解释不了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他吃晚饭吃了一半，我请他给我上集市去的钱，敢情他已经忘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大家都上了床，睡过头遍觉啦。”他说。

我没有笑。我的婶婶提高声音对他说：

“你就不能给他钱，让他快些去吗？就这样你已经把他耽误得够晚的了。”

我叔叔说，他很抱歉，把这事给忘了。他说他相信那句老话：“只用功，不游玩，孩子就会变成书呆子。”他问我打算往哪儿去，我回答了第二遍以后，他问我是否知道《阿拉伯人向他的战马告别》。他刚要把这首诗的开头几句朗诵给我婶婶听，我就离开了厨房。

我将一个弗罗林^②紧紧攥在手里，迈开大步，沿着白金汉大街向火车站走去。街道上熙熙攘攘，购买商品的顾客来来往往，煤气灯明亮耀眼，使我想起了此行的目的。我在冷冷清清的列车的一节三等车箱里找了个座位。火车迟迟不开，时间漫长得难以忍受，好不容易才等到火车慢慢地出站。它在倾圮的房屋之间向前爬行，从闪烁着银波的河面上越过。经过威斯特兰罗站时，一大群人挤到车厢的门口，列车员却把他们往回赶，说这是开往阿拉比集市的专车。我单

独留在空无所有的车厢里。几分钟以后，列车停靠在一个临时用木板搭成的站台前面。我下车走到路上，看见发光的钟面上指针正指着9点50。迎面那座大楼，赫然写着具有魔力的“阿拉比集市”五个大字。

我找不到6便士的入口，害怕去晚了市场关门，只好多花点钱，将一个先令付给一个神色萎靡不振的收票员，从旋转式栅门进去。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高敞的大厅里，在墙的半腰围着一圈回廊。差不多所有的货摊都收摊了。这个大厅大部分都为黑暗所笼罩。我觉得这里就像教堂里做完礼拜以后那样寂静。我胆怯地走到集市当中。有几个人聚集在还没有收市的货摊周围。帷幕上的彩色灯泡缀出“香潭咖啡馆”几个字，帷幕前站着两个人，正在数着一只金属托盘里的钱。我谛听着钱币落到托盘上的声音。

我好不容易才记起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走到一个货摊跟前，审视着瓷瓶和有花纹的茶具。这个货摊门口，一个年轻的女士正在和两个年轻的先生边说边笑。我听出他们的英国口音；就侧耳听他们谈话，可是听得不很真切。

“啊，我从来没说过这么件事！”

“啊，你说过！”

“我没有说过！”

“她说过这样的话吗？”

“是的，我亲耳听见的。”

“啊，这是……扯淡！”

那位年轻的女士抬头看见我，便走了过来，问我想买些什么。听她的语调，她仿佛不太愿意接待我，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不得不敷衍一下罢了。我看着她货摊门口两边像东

方卫士一样伫立着的两只大坛子，低声下气地喃喃说：

“不想买，谢谢。”

那位年轻的女士把其中一只花坛的位置挪动了一下，便回到那两个年轻人身边。他们又说开了刚才那个话题。那个年轻女士回头向我瞅了两眼。

我在她的货摊前逗留了一会儿，装成对她的货物很感兴趣的样子（我明知道这样做太无聊），然后慢慢转过身来，顺着市场的中间走去，边走边把那两枚便士和那枚六便士的硬币碰得叮当作响，聊以消遣。就在这时我听见走廊的一端传来就要灭灯的呼声。大厅的上端现在已变得一片漆黑了。

我凝视着黑暗，看见我自己活脱是一个被虚荣心所驱使和嘲弄的人；我又苦恼又愤怒，眼睛里充满了热辣辣的泪水。

（陈登颐 译）

【注 释】

① 在这里，野蛮部落是指树丛。

② 弗罗林是两先令的银币。

【简 评】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爱尔兰现代小说家。出生于都柏林一个天主教家庭。少年时代，家庭败落，经济上的困窘、政治上的灰心和对艺术自由的追求驱使他22岁离开祖国，漂泊于欧洲各地。他是“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小说创作中力求突破旧格局，捕捉每一瞬间人们意识

的变化，推动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探索。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里西斯》是其登峰造极之作。

《阿拉比》是乔伊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一篇作品。作者写了一个充满压抑感的少年的心事。在都柏林的一个街道里，这个少年敏感早熟，内心有着冲破周围环境的幻想。在与曼根的姐姐打交道后，他情窦初开。他的想法如同附近充满异国色彩的阿拉比市场一样，可他的一切遭受了挫折，因为周围的人是那样的冷漠，环境令人窒息，少年从此对人生开始了解。

这篇小说写得非常隐晦，充满象征的意味，如教士的死及其留下的气氛等，给全小说定下了一个阴郁的基调。作者实际上通过对都柏林一个小街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爱尔兰社会的麻木和无生命力的现象，这是阅读时要注意的。

小说的语言流畅，描写精确细致，含义丰富，阅读需要反复琢磨才能体会到，作者在小说色调的创造上表现了高超的匠心。

卖火柴的小女孩

安徒生

天气冷得可怕。天正下着雪，黑暗的夜幕开始垂下来了。这是一年中最后的一夜——新年的前夕。在这样的寒冷

和黑暗中，有一个光头赤脚的穷苦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是的，她离开家的时候还穿着一双拖鞋，但那又有什么用呢？那双拖鞋是那么大，以前一直是她妈妈穿着的。在她匆忙越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快地闯过来，吓得她把鞋子都跑落了。有一只鞋，她怎样也找不到，另一只又被一个男孩捡起来抢跑了。他还说，等他将来有了孩子的时候，他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摇篮使用。

现在小姑娘只赤着一双小脚走路了。这双脚已经冻得又红又青。她的旧围裙里兜着许多火柴；她手中也拿着一束火柴。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

可怜的小姑娘！她又饿又冷，哆嗦着向前走。这简直是一幅悲惨的画面。雪花落在她的金黄色的长发上——这头发髻曲地散在她的肩上，看起来非常美丽。不过她并没有想到自己的美。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①的香味，因为今天是除夕。是的，她在想，今天是除夕。

她在两座房子——一座比另一座更向街心凸出一点——所构成的一个墙角里坐下来，缩做一团。她把她的一双小脚也缩了进去，不过她感到更冷了。她不敢回家去，因为她没有卖掉一根火柴，没有赚到一个铜板。她的父亲一定会打她，而且家里也是很冷的。他们什么也没有，头上只有一个屋顶，风可以从顶上吹进来，虽然最大的裂口已经用草和破布堵起来了。

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唉！哪怕一根小火柴对她也是有好处的。只要她敢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一下，暖一暖手就好了！她终于抽出了一根。哧！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

来了，当她把手覆在上面的时候，它便成了一朵温暖的、光明的火焰，活像一根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美丽的微光！小姑娘觉得自己真像坐在一个有发亮的黄铜炉档和炉身的铁火炉面前一样。火烧得多旺，多么温暖，多么美好啊！噫，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小姑娘刚刚伸出她的一双脚，打算暖一下，忽然火焰熄灭了！火炉也不见了。她坐在那儿，手中只有一根烧过了的火柴。

她又擦了一根。火柴燃起来了，发出光来了。墙上的那块被亮光照着的地方，现在忽然变得透明，像一片薄纱一样，她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东西：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放着精致的盘碗，还有填满了梅子和苹果的、冒着香气的烤鹅。更美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叉，蹒跚地在地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姑娘走来。这时火柴熄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

她又擦了一根火柴。现在她是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这株树比她上次圣诞节时透过一个富有的商人家的玻璃门所看到的那一株还要大，还要美。它的绿枝上燃着几千支蜡烛；一些跟商店橱窗里一样美丽的彩色图画在向她霎眼。小姑娘把她的两只手伸过去。于是火柴就熄灭了。圣诞树的烛光越升越高，她看到它们现在变成了一些明亮的星星。这些星星有一颗落下来，在天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红线。

“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小姑娘说，因为她的老祖母——她是唯一待她好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死去了——曾经说过：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灵魂升到上帝那儿去。

她在墙上又擦了一根火柴。火柴把四周都照亮了；在这亮光中老祖母出现了。她显得那么光明，那么温柔，那么

和蔼。

“祖母！”小姑娘叫起来，“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这火柴一灭掉，你就会不见的，你就会像那个温暖的火炉，那只美丽的烤鹅，那棵幸福的圣诞树一样不见的！”

于是她急忙把整束火柴中剩下的那些都擦亮了，因为她非常想把祖母留住。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照得比大白天还要明亮。祖母这次特别显得美丽和高大。她把小姑娘抱起来，搂在怀里。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地方去了——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

不过在一个寒冷的清晨，这个小姑娘却坐在一个墙角里；她的双颊通红，嘴唇上带着微笑，她已经死了——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着她的小小的尸体！她坐在那儿，手中还捏着火柴——其中有一束几乎都烧光了。

“她想给自己暖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幸福地跟着她的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叶君健 译）

[注 释]

① 在丹麦，烤鹅肉是圣诞节和除夕晚餐中的一道主菜。

[简 评]

汉斯·安徒生（1805—1875）是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出

生于一个贫穷的鞋匠家庭，靠自学成才。他写过诗、剧本、小说等，但主要以写童话出名。代表作有《皇帝的新装》、《海的女儿》、《丑小鸭》等。

这是一篇人人皆知的童话。作者以含泪的笔触写了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在除夕之夜被冻死的故事，抨击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这篇童话用富家的除夕欢聚和火光中的幸福幻觉来对照小女孩的惨境，对比鲜明，全篇不发一句议论，写得含蓄而动人，表现出作者对贫苦人民深切同情的人道主义思想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葬 仪

斯特林堡

箍桶匠和理发匠坐在恩松的小酒店里玩着一种温和的纸牌戏，用一桶啤酒作赌注。这是 11 月一个下雪天的午后一点钟。酒店里很空，因为大多数人还在工作。角落里那有四个木腿、像棺材似的泥制火炉里正烧着熊熊的火，地上的枞树枝散发着悦人的香味。镶着木嵌板的墙壁遮住了风雪，显得很温暖。照觉鸟在笼里不时啁啾，望着窗外，它必须把头偏在一边才能看清天气是否晴朗。外边正下雪。酒店老板坐在柜台后面计算黑板上的粉笔道道；时时插入一两句幽默的评语或精辟的见解，这好像使两位顾客很感兴趣。

这时教堂的大钟响起来了，发出沉重、呆板的声音，气

氛与这 11 月的天气非常调和。

“这该死的钟怎么又响了？”箍桶匠说，他感到活得很舒适，不愿意想起死亡的事。

“又是出殡，”酒店老板回答，“绝不会是别的事。”

“真见鬼，这些人干什么要在人死之后搞许多花样经呢！”理发匠说，“我出王牌了，箍桶匠师傅！”

“我也是王牌。”箍桶匠说，把他那一手牌放进了他的皮围裙的口袋里。

在通向尼古拉门的斜坡路上，送葬的队伍正在行进。棺材简陋、粗糙，只是薄薄地上了一层黑漆，木材上的节疤还看得出来。棺材盖上只放了一个越橘的花圈。殡仪馆抬棺架的人脸上毫无表情，甚至显得有些屈辱，因为他们抬的棺架是没有罩布和流苏的。

棺材后面跟着三个妇女——死者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她们像是被悲伤压倒了。当葬仪的行列走进墓地的大门时，有一位牧师迎了出来和吊唁的人握手；仪式开始了，在场的还有一些中途参加送殡行列的老妇人和学徒。

“我看出来了，这是那个文书汉斯·勒斯莱柏^①。”酒店老板说。他走到了窗子跟前，从那里可以望到墓地。

“和他同事的文书们一个也没有来送葬，”箍桶匠说，“真是一群浑蛋。”

“我认识这个可怜虫。”理发匠说，“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简直是饿死的。”

“可是他还有些骄傲呢。”酒店老板接着说。

“岂但是有些，”箍桶匠纠正他说，“我认识他父亲，他也是个文书，你看，读书识字的人都死得早。他们宁肯挨饿